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Three lit candles are positioned vertically: one on the left, one in the center, and one on the right. The central candle is the tallest and brightest, with its flame reaching towards the top of the frame. The other two candles are shorter and slightly dimmer. The light from the candles creates a soft glow on the dark background.

家庭甜蜜
谋杀案

陈程 译

HOME SWEET HOMICIDE

古典推理文库
CLASSIC MYSTERY

克雷格·莱斯
CRAIG RICE

家庭甜蜜谋杀案

〔美〕克蕾格·莱斯 著

陈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庭甜蜜谋杀案 / (美) 莱斯著; 陈程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7
(古典推理文库)
书名原文: Home Sweet Homicide
ISBN 978-7-5463-5809-3

I. ①家… II. ①莱… ②陈…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739号

家庭甜蜜谋杀案

作 者	[美]克蕾格·莱斯
译 者	陈 程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吴 非 聂文聪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5809-3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人物表

玛丽安·卡斯德尔:又名“克拉克·卡梅隆”(所著小说人物名)、“安德鲁·索普”或“雷恩”(笔名),辛勤工作的寡妇,每年撰写四部悬疑小说以获取报酬抚养自己深爱的孩子们,忙得几乎没有闲暇时间。

黛娜·卡斯德尔:十四岁,是妹妹眼中的“健康型”女生,身材高挑匀称,脸蛋漂亮,有责任心的小淑女,常常操心妈妈、弟弟和妹妹。

艾美瑞·卡斯德尔:十二岁,身材娇小惹人怜爱,长大后很可能变成一个懒美人,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必要的时候很会讨人喜欢。和姐姐一样,非常爱妈妈。

阿奇·卡斯德尔:十岁,与同龄人相比个子矮小了点,看上去既单纯又鲁莽,总是显得有些邋遢,只有洗澡后五分钟内能保持干净整洁。说脏话时用“玉米”这个词,这是他的独特表达方式。

别人都管他的那帮朋友叫“暴徒”。

比尔·史密斯中尉:年轻、单身的凶杀案侦探,卡斯德尔家的孩子们已看上他,有意撮合他和妈妈在一起。

奥海尔中士:家里有九个孩子,小花招什么的都瞒不过他。

波丽·沃克:出现在谋杀案现场的年轻女演员。

沃里·山夫:死者的丈夫,也是主要嫌疑人。

卡顿·谢灵顿三世太太:极想进入死者房子的女人,会做非常好吃的燕麦饼干。

卡顿·谢灵顿三世将军:上面那位太太的丈夫。

亨利·霍布克:死者的律师。

皮埃尔·得斯格朗齐:一位画家,只画与水有关的题材。

克里夫·卡拉汉:一位编剧。

鲁伯特·范道森:艾芙瑞臆想出的男人。或许,他真的存在?

塔特王字母表

(注意:在塔特王字母表中,所有的单词按照以下方式拼写)

A-a	N-nun
B-bub	O-o
C-cash	P-pup
D-dud	Q-q
E-e	R-rur
F-fuf	S-shush
G-gug	T-tut
H-hash	U-u
I-i	V-vuv
J-judge	W-wow
K-kuk	X-x
L-lul	Y-yum

M-mum

Z-zuz

重复的字母后面会用 squared（平方）表示，例如“well”会拼成 wow-e-lul-squared。

“别说丧气话了，妈妈怎么可能弄丢一只火鸡，那可有十二磅重呢。”阿奇对姐姐们说。

“噢，怎么不可能？她以前还差点弄丢过一架大钢琴。”姐姐黛娜奚落道。

阿奇哼了一声，表示怀疑。

“她真的干过这种事，”艾芙瑞补充说，“我们从东门大街搬过来的时候，别的东西都已经运走了，妈妈忘了把新地址给运钢琴的工人，害人家开车载着钢琴到处转，直到她打电话给搬运公司才解决了这事。而且妈妈忘了搬运公司的名字和地址，挨个联络电话簿里面的搬运公司，最后才找到那一家。”

突然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最后黛娜开口说话了，十分体谅地为妈妈的粗心开脱道：“不是咱们的妈妈健忘，而是她真的太忙了。”

三个孩子坐在门廊的栏杆上，小麦色的腿在夕阳里摇晃。他们身后是一栋陈旧的大灰泥房子，二楼传来快速敲击打字机的声音。玛丽安·卡斯德尔(或者叫“克拉克·卡梅隆”、“安德鲁·索普”或“雷恩”)正赶着写一部悬疑小说的结尾。完稿以后，她会给自己放一天假，好好洗个头，给孩子们买礼物，还会带他们出去吃晚餐，到镇上看最棒的演出，这是卡斯德尔家难得奢侈的一天。第二天早上起来玛丽安又会回到常规生活中，开始写下一部悬疑小说。

孩子们年纪虽小，但对这样一成不变的安排再熟悉不过。事实上，黛娜声称她记得从阿奇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起，卡斯德尔家的生活就已经变成这样的例行程序。

这是一个温暖慵懒的下午。大灰泥房子正对着一个树木繁茂的小山谷，淡淡的山岚影子在山谷中飘荡。隐隐约约看见树木掩映下的房子，数量不多。卡斯德尔家建在清静孤僻之处，唯一离得比较近的是几百码外沃里·山夫家的粉色意式乡村别墅，中间隔着一片空地、几棵树和一道修剪成矩形的灌木篱笆。

艾芙瑞突然用懒洋洋的声音开口说：“阿奇，去检查一下糖罐子。”

阿奇没动身，并表示了强烈抗议。不能因为艾芙瑞十二岁，自己只有十岁，他就总得替她跑腿吧，要检查糖罐子就自己去。“凭什么让我去？”阿奇反问道。

“因为我要你去。”艾芙瑞说。

“阿奇，”黛娜带着十四岁大姐的威严出来主持公道了，“叫你去你就去。”

阿奇嘴里嘟囔着，还是起身去了。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阿奇长得矮小了点，他有一头棕色的乱发，小脸看上去既单纯又放肆，总是显得有些邋遢，大概只有洗澡后的五分钟内才是干净整洁的。就现在这会儿，他脚上帆布鞋的鞋带都没系，灯芯绒长裤的膝盖处还破了一道小口。

十四岁的大姐黛娜是妹妹眼中的“健康型”女生，与同龄人相比，她身材高挑匀称，有一头蓬松的棕发，大大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脸蛋上不是挂满笑容就是流露出当大姐才有的担心。

黛娜穿的衣服也挺时髦，大红色的短裙配了一件彩色格子上衣，脚上套了绿色短袜，踩着一双旧马鞍鞋。

妹妹艾芙瑞身材娇小惹人怜爱，有着一头顺滑的金发。她的眼睛也很大，不过是烟灰色的。长大后很有可能出落成一个美人，更有可能是一个懒美人，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艾芙瑞穿着干净的白色紧身裤和上衣，脚踩一双红色的系带凉鞋，头上还别着一朵红艳的天竺葵花朵。

阿奇像小马驹一样跑回来，当他滑过前门跳上门廊栏杆时，发出了兴奋的叫喊声。

“我把火鸡放在冰柜里了，”阿奇大声说，“你怎么知道它在糖罐子里的？”

“很简单的排除法，妈妈今天早上买杂货回来以后，我发现有

一袋糖放在冰柜里。”艾芙瑞回答。

“真聪明，”黛娜夸完妹妹后叹了一口气，“我真希望妈妈能再婚，这个家得有个男人才行。”

“可怜的妈妈，她连自己的私人生活都没有，孤单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艾芙瑞说。

“她还有我们啊。”阿奇补充道。

“我不是指那个意思，”艾芙瑞用迷离的眼神望向山谷，“我希望妈妈能在现实生活中破一宗凶杀案，然后她就会出名，就不用辛苦地写那么多书了。”

阿奇一边用脚后跟踢着墙，一边说：“我希望她既能破案又能写字。”

（之后艾芙瑞说上帝一定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因为就在那时他们听到了枪声。）

一共有两声枪响，间隔时间不长，从山夫家方向传过来。艾芙瑞抓住黛娜的胳膊惊呼：“你们听！”

“可能山夫先生在打鸟吧。”黛娜不太确定地说。

“他根本不在家。”阿奇说。

一辆汽车疾驰而过，消失在灌木丛后面。阿奇从门廊栏杆上跳下来，朝空地走去。黛娜一把拉住阿奇的领口，把他拽了回来。又一辆车开过去，之后路上一片寂静，只能听见楼上打字机发出的声音。

“是凶杀案，”艾芙瑞反应过来了，“快叫妈妈！”

三个孩子开始面面相觑，他们能听见打字机此时正在高速运作。

“你提出来的主意，你去叫她。”黛娜对艾芙瑞说。

艾芙瑞摇摇头：“阿奇，你去。”

“我才不去呢。”阿奇的语气很坚定。

最后孩子们一起上了二楼，蹑手蹑脚地，像群小老鼠。黛娜把妈妈房间的门推开，露出一道缝，孩子们探头往里瞅。

此时，他们的妈妈，或者说“雷恩”，并没有抬头看他们一眼，一半身子被棕色的书桌挡住了。桌上堆满了厚达几英寸^①的纸张、手稿、便条、参考书和废旧复写纸，还有好多空烟盒。妈妈脱了鞋，光脚蜷缩在摆放打字机的小桌子边上。她打字的时候，桌子似乎在跟着节奏跳舞。她的深色头发全部拢起用发卡固定在头顶上，鼻梁上还有一点污渍。房间里的烟味很浓。

“都发生凶案了还是这副老样子。”黛娜一边低语一边轻轻地关上门。孩子们又蹑手蹑脚地下了楼。

“没关系，我们可以做前期调查。妈妈写的书我都读过，我知道该怎么办。”艾芙瑞好像很有信心。

“我们应该报警才对。”黛娜说。

艾芙瑞马上摇摇头说：“我们先去调查，以后再报警，雷恩小说里的德克斯侦探一直都这么做的。我们很有可能为妈妈找到

① 按照国家标准应使用公制单位，但本文是文学作品，所以遵从作者原书，译为“英寸”。后文为“英尺”、“英亩”、“英里”等，与此相同。

重要的线索。”孩子们迈步朝空地走去，艾芙瑞突然回头对弟弟说：“阿奇，你听好了，保持安静，别不听话。”

阿奇激动得一下跳起来大叫：“凭什么？”

“不然就乖乖待在家里。”黛娜发话了。

阿奇默不做声，跟着姐姐们继续朝前走。

到了山夫家的前面，孩子们停了下来。修剪整齐的矩形篱笆后面立着一个小凉亭，上面缠绕着绿色的藤蔓。再往后看，有一片宽阔的草坪，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的，草坪边缘种着一溜娇嫩鲜艳的雏菊。房子的前面摆放着花哨的庭院家具，艾芙瑞评论说，家具的颜色与粉色外墙很不搭调。

“如果没发生凶案，山夫太太看见我们在这儿会抓狂的，还记得以前她把我们赶出去过吧？”黛娜说。

“我们明明就听见枪响了，既然到了现场就别做缩头乌龟。”艾芙瑞显得很有勇气。

她带头走向凉亭，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

“刚才有两辆车开过去，都是在枪响以后才从停车道开上路的。也许有人发现了凶手，于是开车去追。”艾芙瑞在回忆着推测道。她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阿奇，接着说：“说不定凶手等一会回来，然后他把我们当成目击证人杀掉灭口。”

阿奇发出一声轻轻的惊呼，他有点被吓到了。黛娜皱皱眉说：“我不认为凶手会那么做。”

“黛娜，你就是太没想象力了，妈妈一直都这么说你的。”艾芙

瑞揶揄她姐姐。

他们走过草坪，站在停车道上，水泥路面上有轮胎留下的交叉形痕迹。

“我们应该拿相机把这轮胎印迹拍下来，”艾芙瑞提议道，“只可惜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照相机。”

空荡的草坪和庭院似乎已被人遗弃，不管是屋内屋外都悄无声息。三个孩子在装了玻璃窗的门廊旁边站了一会儿，不太确定下一步行动是什么。突然一辆灰色的敞篷车驶上停车道，三个孩子迅速低头，躲在门廊的角落里。

一位高挑苗条的漂亮女郎从车上下来，她头发的颜色介于红色和金色之间，大大的波浪卷垂在肩头，身上穿着花连衣裙，头上戴着宽边草帽。

艾芙瑞吸了一口气，压低嗓门说：“你们看！波丽·沃克，那个女演员！看她打扮那样儿。”

年轻女郎踌躇不前，下定决心后才走到门前按下了门铃。按了几次，等了好一会儿都没人来开门。她伸出手推开了门，然后走了进去。

卡斯德尔家的孩子们透过门廊墙上的窗户往里窥望，大大的客厅里光线很暗。波丽·沃克从前门进入房间后，静立在原地，然后发出了一声惊叫。

“我没说错吧。”艾芙瑞嘴里咕嘟着。

年轻女郎慢慢走到客厅中间，俯下身去，窗外的窥望者看不

见地上到底有什么。波丽起身后走向电话机，一把抓起了听筒。

“她要打电话报警。”黛娜悄声说。

“没关系，警察去找线索，妈妈可以做推理分析，卡梅隆小说里的比尔·史密斯就是这样破案的。”艾芙瑞说。

阿奇细声细气地说：“如果是超人就不会这样，他……”

黛娜用手捂住弟弟的嘴，叫他别说了。“雷恩小说里的侦探会有意安排一些假线索来迷惑警察。”

“妈妈也能这么做。如果她不做，我们可以来安排假线索。”艾芙瑞似乎想好了后面的行动计划。

屋里的波丽·沃克放下电话听筒，注视着地板，打了个冷战后就逃出了房子。她站在停车道上，面色苍白，全身不停地哆嗦。她跑向敞篷车，摘下草帽扔在前排座位上，一屁股坐在脚踏板上抱着头，双手来回揉搓自己的脸和头发。接着她站起来，轻甩了一下头，从手袋里掏出香烟点燃，猛吸了两口，又丢掉烟头，用鞋底踩灭，双手捂住脸摇摇欲坠。

黛娜大叫了一声：“啊！”阿奇跌倒擦伤膝盖手肘时，黛娜也会这样大叫。艾芙瑞数学考试不及格，或者妈妈在周一早上收到的是退稿通知而不是支票时，黛娜都是这种反应。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跑向跌坐在脚踏板上的女郎，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肩头。

阿奇的反应与姐姐的类似，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的。他那双大大的灰蓝色眼睛充满了泪水，嘴唇有点不受控制在哆嗦。他轻轻地说：“你可千万别哭出来啊！”

年轻的女演员抬起头，一张惨白的脸，自言自语道：“他杀了她。他杀了她。她死了。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根本没必要啊，他不应该下狠手的，可他还是杀了她。”波丽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加速播放的留声机里传出来的。

“你最好保持沉默，想想如果警察听见你刚才说的话会是什么后果。美女，快别说了。”艾芙瑞告诫波丽。

波丽迷惑地眨着双眼，看了看自己周围，问道：“你们究竟——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你的朋友。”黛娜的语气很严肃。

波丽·沃克的嘴角挤出一个浅浅的微笑：“你们最好快点跑回家去，这个地方不安全。”

“当然不安全，”阿奇说，“闹出人命了，所以我们才出现在这里，因为……”艾芙瑞粗暴地踢了一下阿奇的小腿，阿奇痛得大叫，然后再没开口了。

“谁被杀了？”黛娜问。

“弗洛娜·山夫，”波丽·沃克吸了口气，用左手遮住眼睛开始呜咽，“沃里，沃里，你这傻瓜，你怎么能这样干？”

艾芙瑞听不下去了，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你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去录口供，你就别再叨叨‘你怎么能这样干’的傻话了。首先，这听上去毫无新意；其次，他没杀人。”

波丽·沃克抬头注视着艾芙瑞，发出“哦”的一声。隐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波丽坐直了身子，捋了捋头发。

黛娜对她说：“补补妆吧。”她转头看着艾芙瑞问，“那个他是谁？”

艾芙瑞耸耸肩说：“我怎么会知道？”

第一辆警车拐上停车道以后警笛声就戛然而止。波丽站起来低声说：“你们三个最好快回家，现在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我们可没闹着玩。”艾芙瑞说。

警车停在灰色敞篷车的旁边，从上面下来四位便衣警察。有两位下车后就站在原地，一边观察房子一边等候上级的命令。另外两位绕着敞篷车看了一圈，走到波丽的面前。

其中一位瘦便衣，中等身材，直立的头发比较浓密，发根开始变灰了，脸晒得很黑，不过有一双湛蓝有神的眼睛，看起来他是这几个人当中的头儿。另一位便衣是大个子，又高又壮，发红的圆脸，黑头发油腻腻的，眼睛里透出怀疑一切的神色。

“死者在哪里？”大个子问话了。

波丽哆嗦了一下，用手指着山夫家。大个子点点头，向等候在一边的两位便衣打了个手势，带头朝房子走去。灰头发便衣张口问：“你的身份？”

“波丽·沃克。是我报的警，我发现的尸体。”波丽说话不急不慢，听起来还很镇定，可她嘴唇周围都发白了。

灰头发便衣把她的回答记录下来，往她身边看了看，又问道：“这几个是你的孩子吗？”

“我们家就住在隔壁。”黛娜理直气壮地说。